



袁文才 传奇

黄仲芳 著

● 从一个书生到绿林好汉

● 从山大王到毛泽东贺子珍的红娘

● 中共最早被错杀的红军将领

江苏人民出版社

袁文才传奇

黄仲芳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样本书



518297

- 从一个书生到绿林好汉
- 从山大王到毛泽东贺子珍的红娘
- 中共最早被错杀的红军将领

(苏)新登字第001号

书 名 袁文才传奇
编 著 者 黄仲芳
责任编辑 马洪才 汪意云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通韬奋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9.5
印 数 1—3500册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199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268—5/K·156
定 价 6.95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引 子

梦呓中常常念及未竟的事业。

自从与人合作写了《王佐将军传》之后，一种负疚的情感无时不在敲击我的心扉。朋友们常常问及我，为什么不为袁文才作个传呢？袁文才与王佐，同为一个事件的罹难者。俩人一文一武，有着内在的联系，曾在我党我军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为何王佐传奇沸扬一时，而袁文才则含而不露呢？

.....

语塞惶恐，搔首揪发。

久而久之，在我苦涩的心境里，开始苏醒、萌动……

记得在一个燥热难禁的日子里，陪朋友观光赏景。沿着陡峭的山势，拾阶而上，登上井冈山雕塑园，凭栏远眺，群峰竞秀，万木葱茏。19尊形式各异栩栩如生的塑像，立时展现在我们面前。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伍若兰、贺子珍、谭震林、何长工，还有王佐、袁文才……

凝视着袁文才全身塑像，仿佛袁文才圆睁怒目，指着我的鼻翼说：“为什么不写老子！难道老子不值得一写么？！”是的，

目 录

引子	1
前妻遭凌辱 生父染重病	1
辍学持家务 仇种藏心间	7
文才略施计 冠南出尽丑	14
磨难萌反抗 入伙欲复仇	22
山盟与海誓 侠肝结义胆	30
北兵如虎狼 厄运接踵至	38
奔丧返家园 悲切泪泉涌	46
人生末途路 扯旗投绿林	53
首攻宁城府 威名震湘赣	60
受宠起内讧 祸端埋萧墙	67
同为落难人 同庚结拜把	75
洞中才三日 世上已千年	82
真诚怀希冀 上山充说客	89
三寸不烂舌 寮棚起烽烟	97
只身赴官府 斗胆去谈判	104
招安闹火并 忍痛作别离	111
狂飙起湘赣 宁城会故知	118
举义捣官府 宣誓为主义	125

笑佛施诡计	文才闹军饷	132
巧摆鸿门宴	恶贼命归西	139
率众入虎穴	监牢救亲人	147
阴霾罩神州	游刃返寮棚	154
暴动起风云	义师走麦城	160
古城定大计	茅坪涌疑虑	167
润之会文才	两军视兄弟	173
演练求真谛	陋习起波澜	179
除义兄灭亲	充月老说媒	186
文才作红娘	润之结良缘	193
出奇兵制胜	袭白口头功	200
运帷幄论兵	施韬略定计	206
挥戈赴赣南	含泪别骨肉	212
出击苦征战	途中返家园	218
井冈遭劫难	恶习缠绕身	224
土客闹纠纷	矛盾重挑起	230
希先遭杀戮	文才藏杀机	237
争地界械斗	强弹压服民	243
闹纷纷结仇	恶狠狠称霸	250
本为同路人	相煎何太急	257
逆境图发展	惘然受煎熬	264
风乍起云涌	剑拔兮弩张	271
歌舞升平日	杀机四伏起	279
偏信派援兵	迷惘束手擒	285
天怨人恨起	悲歌唱九州	291
后 记		295

前妻遭凌辱 生父染重病

一条蜿蜒曲折的小径，弯过几道山脊，延伸在大山群里。袁文才行色匆匆，快步行走在青石板小道上。连续几日，他神情恍惚，眼皮跳得恁快，心里老犯嘀咕，怕是要走霉运。袁文才的预感并没有错，昨日突接家信，言父亲病重，急速返家。他顾及不了学业，匆忙向先生告假，返家探望身染重病的父亲。

袁文才心境凄楚。他知道他的父亲病得很重，不久便会离世。半年多的卧床诊治，牵动着全家人的心。为使父亲早日康复，举家人尽心尽力，跑遍了大山里的大小村庄，请郎中抓中药，费尽了周折。

然而，天命难违，父亲已到了弥留之际。

他甩开步子，大步蹬着上山的小道，以争取更多的时间陪伴临终前的父亲。秋日的群山，景致格外的不同。满山翠绿的森林，在一丛丛，一簇簇红枫的点缀下，显得尤为妩媚动人。按以往，袁文才少不了吟上几句，抒发情怀。此刻，他的兴致荡然无存。父亲苦难的一生，无时不在他清晰地记忆之中。

袁文才的家乡是在赣西宁冈县的一个小村镇。那是一个

山清水秀，景色迷人的好地方。茅坪河水跌宕起伏，环山而过，将小小的马源村划为两半。村东头，古樟蔽日，垄田成行，风水极好，为世代居此的土籍人所经营的地方。与此相反的村西边，背靠大山，森林茂密，木板棚子，鳞次栉比，袁文才的家就坐落于此。袁家苦心务农，积攒一点积蓄，便将小儿子袁文才送进了茅坪私塾。袁文才读书时断时续，直至民国10年，23岁的袁文才才考取永新禾川中学就读。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读书是出路，是希望，袁父与众多的农民父母一样，望子成龙的欲望，无时不在脑海里存留。于是，起早摸黑，省吃俭用，全家人的希冀都寄托在袁文才一人身上了。

袁家出了个读书人，这在贫瘠的山区里是件奇事。乡亲们翘首咂舌，赞誉袁家子弟前途无量，将来定能出人头地。袁父好话听了一箩筐，自然喜不自禁，每每也唱上一段采茶调。然而，在封建社会的国度里，袁家此举，无疑触动了那些会嫉妒人的神经。于是，碎语四起，甚么“袁选三读书，是牛牯读经书，肚子里有草无文”，“他若能出人头地，咱家的牛牯亦能中状元！”等等，等等。不堪入耳的话语，象针灸似地猛扎着袁文才的心房，他强忍着胸中的怒火，萌发出反抗的念头。

上山的路是崎岖的。小径弯弯曲曲呈蛇形状，穿过成片的小山竹，仄转至峰顶。袁文才摘下毛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远眺着莽莽群山。这里的一切他都熟悉。小时候，他随大哥在这里砍过柴，烧过木炭，度过了他的黄金童年。此刻，大山的沉寂，赋予他特殊的情感。求学几年，使他眼界开阔，知识大长。他欲尽其可能，施展其才华，为乡里百姓们伸张正义，与土劣豪绅们抗争！

袁文才跃跃欲试，神情激昂，反抗的念头，无时不在他血

液里沸腾。他不能忘记他的爱妻含恨离世的那段往事。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

袁文才年过18，已到婚配年龄。

一日，袁父将袁文才叫至跟前，言道：“选三，你年龄不小了，该是成家的时候了！”

袁文才默不作声。听说父亲要他成亲，脸上陡然间泛起红晕。他是个孝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能说些什么呢？

按照老父的心愿，他允诺了这门亲事。

良辰吉日，喜气盈门。袁家张灯结彩，酬谢宾客。袁文才夫妇洞房花烛，如胶似漆，恩爱无比。袁文才的妻子虽说是个目不识丁的乡下人，却也楚楚动人。婚后三天，妻就下地干活，操持家务。袁父见了，乐得合不拢嘴，打心眼里疼爱媳妇。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袁文才的婚恋刚刚开端，便蒙上了一层阴影。

日子飞逝，转眼几月已过。全家人为文才还清结婚时欠下的一笔款子四处奔波，苦心劳作。袁妻自然也不在话下。她是个很贤慧的女子，她疼自己的丈夫。为了让文才继续读书，她起早贪黑，日夜操劳。为了积蓄更多的钱来还清当地土劣谢冠南的债务，她上山砍柴，来弥补家中的空缺。

那是一个阳光艳丽、明镜如水的日子。

袁妻瞒过袁文才，照例上山砍柴，只消一袋烟功夫，她便麻利地将柴捆好，趁着晌午价高，早点出手。她挑着柴，轻松地赶着路程。

“乖乖，好不容易等到你。”树丛中传来一阵男人声。

袁妻冷不丁的打了个寒颤，抬眼一望，原来是恶少谢冠南。

……

“怎么？不认识我！”谢冠南跳入路口，挡住袁妻，说：“上回喝你的喜酒，咱还是你家的客呢！”

袁妻放下脸：“走开，咱没时辰同你理会。”

谢冠南厚颜无耻：“好妹子，让咱摸摸你的奶子。”说着，触摸袁妻丰满的胸脯。

袁妻怫然作色，放下担子：“贼牯子，你狗胆包天！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妇女。”

谢冠南仍笑容满面：“咱与你开个玩笑，莫要假正经。”

袁妻怒不可遏：“放你娘的狗屁。你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说着，挑起担子，扬长而去。

谢冠南偷鸡不成，反倒受了奚落，快快而返。

次日，袁妻做过早饭，料理完家务事后，又匆匆赶往山上。天色湛蓝，阳光绚丽。尽管天公作美，然而她心里却埋着一层阴影。昨日谢冠南的挑衅，她不能不防。一大早，她把柴刀磨得锋利，以防不测。倘若谢冠南再纠缠她，就叫他脑袋开花。

袁妻风姿翩翩，令谢冠南淫心不死。他想得到她。为了她，他几个夜晚睡不着。于是，便人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摩天涯。他熟悉这里的地形，没有谁会到这里来。他庆幸自己的所作所为。约摸晌午十时光景，袁妻来了。她绰绰约约，夹着一股清风而来。谢冠南血脉勃动，春心荡漾。他凭着他看家的本领，从袁妻身后死死地抱住她，撕扯着她的衣服。

担子倒了，柴刀也被抛得远远的。

两人在小径上滚打着。谢冠南使足平生力气，将袁妻按倒在地，剥去身上的衣服。袁妻挣扎反抗，怎奈弱小女子，哪顶得住男人的暴力？！

衣裳撕尽了，谢冠南兽性大发……

他成功了！

留下的只是仇恨与泪水！

一切都晚了。假如不让袁文才读书，假如不欠谢冠南的阎王债，她能只身一人上山？她能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憧憬与希冀，一切都化为泡影了。她万念俱灰。于是，她脑际里盟发出死的念头。

死并不畏惧。唯独使她牵肠挂肚的是袁文才。她打心眼里深深地爱着袁文才。一旦诀别，她难以割舍心中的情与爱。然而，生的念头破灭了，她没脸再见袁文才。于是，她稍稍整了整蓬松的乱发，纵身跳下了万丈悬崖。

两日后，袁家举家哀悼，收尸安葬。

袁文才听罢事情原委，青筋暴跳，拍案而起：“他娘的，老子同他拼了！”

拼是拼不了的。凭他一介书生，凭他的能量，欲与旧势力抗争显然是行不通的。

“选三，咱家穷斗不过，莫要使性子。”老父泪流满面，劝着袁文才。

“不拼？！咱穷人家就没活路。”袁文才执意要打官司。

结果官司打到了县府。常言道：衙门官府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要来。谢冠南暗中贿赂官府。一场官司下来，袁文才败诉而归，赔了钱是小事，老父经不住折腾，气得染病不起……

伤心的往事依然在袁文才脑际存留。麻乱的思绪，不时使他感到困惑。尽管家父给他续了亲，仍供他上学，然而，复仇、反抗的念头，时时在敲击着他。在他步履艰难的困境时刻，好友胡亚春给他带来一丝安慰。但是，他很快拒绝了。

胡亚春是半岗山一带有名的绿林汉子，打家劫舍，拦路抢劫，村子里早就风传他的轶事。袁文才是个读书人，他能与之苟同？！胡亚春三番五次邀他上山，过快活日子，他都婉言拒绝了。

袁文才有袁文才的想法。家中上有父母，下有妻室。虽说不上富庶二字，可也相安无事。他平生读书，懂得礼义廉耻。他特别珍惜读书人的名声。胡亚春邀他上山，去做剪径汉子。他断断不会接受，人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是不会走这一步棋的。

秋日的天空蓝湛湛的。田垄里，一片金黄色的稻子，已沉甸甸地等待开镰收割。袁文才走了大半天，已是汗流浹背。他放下行李，掬一捧山泉，好凉爽啊！家乡的水是那样的甜。

“选三哥，你啥时回来的？”田垄里传来呼喊声。

袁文才定睛一看：“哦，是攸甫。刚到。”

李攸甫放下禾刀，满身泥浆地走到袁文才跟前，沉重地说道：“你大概还不晓得吧？你爹昨夜过世了。”

听说父亲过世，袁文才心头一震。半晌，神色凄怆地说道：“老人家吃了一辈子苦，我这个做儿子的没尽到孝心。”

李攸甫见袁文才木然的样子，劝着说：“你也莫要太伤心，老伯已过，还是作后事打算。”

袁文才强忍着泪水：“谢谢你的关照，我会料理好的。”说完，拾起包袱，径直赶往家中。

此时，太阳西斜，晚霞骤起，西边的宇际渐渐消失在昏暗之中。

。火大礙一下式。時恨關親父已謝。事茲狀。學士

。辭事出前平縣張

。秦張謝亦竟本文家

丁巳歲年寒。母父謝映謝。人一官好竟里寒。四出日一限

景景辭意。輟學持家務 仇種藏心間

。秉父懇百本文家。日更西來些些。謝然竟印謝。一知天。親豆

父叔謝謝。養丹來食辭亦草。母父韋然竟。乃于民只十堂堂个一

大失蒙。土相謝辭。下之戶一。景干。下謝天太石自辭黃。母

掌灯时分，袁文才赶至家中。

昏暗的油灯，照着神台上的灵牌，映着家人悲伤的脸容。

一副棺材，顶着大门放着。袁父安详地躺在棺木里。他睡得很沉很沉。久病的脸容上渗着屈辱和愤懑。他是在忧伤中死去的。按照本地人的习俗，不到60岁的人不能入屋，只能在外边草草搭上棚子，安葬了事。袁父已过花甲，照例三天内入殓出殡。已经是第二天了，袁文才终于及时赶到家中。家人告诉他，父亲为他上学，省吃俭用，临终前还舍不得花费，积攒了几块铜板，作最后的交待。袁文才听罢，不觉周身血涌，潸然泪下。他跪在父亲遗体前，一阵凄怆的泪水，滚落在父亲身上……

他深知，父亲是为他而死的。自从妻子离世以后，父亲大病一场，终日唉声叹气。每当遇到乡里乡亲，便是绝口夸奖死去的媳妇。精神上的折磨，心灵的创伤，久而久之，他失态了，苍老了，一切都处在黯淡、灰朦之中。

苦难的岁月，很难抹去袁文才心灵中的记忆。望着这几

块铜板，袁文才肃然起敬。他知道父亲平生节俭，为的是让他上学。为这事，他与父亲闹别扭，发了一场大火。

那是年前的事情。

袁文才放农假返家。

那一日也巧，家里竟没有一人。他知道父母、妻子均已下地。他打开锅盖，想寻点东西充饥。哪想到锅里煮得竟是红薯叶汤。他饥肠辘辘，推开碗橱，里面摆着一小盘辣椒和霉豆腐。天啦！他们竟然吃这些东西度日。袁文才百感交集，一个堂堂七尺男子汉竟然靠父母节衣缩食来供养。他愧对父母，觉得自己太无能了。于是，一气之下，躺在床上，蒙头大睡，生着闷气。

父亲回来后问他：“莫不是生病了？”

他不吭声。

母亲做好饭，催他吃饭，他也不理睬。

“莫不是中了邪？”妻子谢梅香嗔怪他。

他二话没说，翻身起床，怒气冲冲地盛了碗米饭，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父亲夹一块鸡蛋放在他碗里。他不理会，又将鸡蛋原封不动地放至菜碗里。

“读书人花脑筋，吃点蛋营养营养身子。”父亲仍强作笑颜。

“光咱吃，你们不吃，咱还算甚么男子汉。”袁文才满脸怒气。

“咱不是不吃，积攒点钱还清谢冠南的债，也好供你上学。”父亲说。

“咱不想读这个书了，让你们吃苦来供养咱读书，咱有何

面目见乡里乡亲。”袁文才泪水盈眶，抽泣道。

男儿有泪不轻弹。父亲见袁文才动了情，心里亦不好过：“选三，你莫要使性子，咱与你娘、梅香过得下去。吃这点苦算个啥？只要你有出息，咱就是做牛做马都值得。”

“选三，咱不是讲你。为你读书，公公婆婆费尽了心血。咱们省吃俭用图个啥？还不是想将来让你出人头地，不受别人欺辱。”谢梅香声色俱厉道。袁母早已泣不成声，叹气道：“为你读书，你爹上次大病一场。咱养的鸡你爹不让卖，说要生蛋上市换钱，连一个鸡蛋都舍不得吃。”

袁文才听罢，伤心至极。他扭转身子，回到屋子里，闭门思过。

父亲的死，勾起他无尽的哀思。该是做道场的时候了。家人请来道士数人，吹吹打打，口中念念有词。袁文才全身披麻戴孝。他的泪水早已干涸。道场是在屋厅里进行的。按照道士的指点，家人围着棺木，三步一跪，五步一拜，循环往复，直跪得袁文才晕头眩目为止。

好不容易做完道场，该是封棺了。按照惯例，亲人向死者须作最后的告别。袁母悲伤至极，情不自禁地扑在父亲身上，嚎啕大哭。袁文才无力相劝。母亲是童养媳，打自随父之后，苦苦支撑这个家。几十年的夫妻，作最后的诀别，能不伤心落泪？！他无意劝阻，他须让母亲哭个够，哭尽她心中的情与恨……

棺木已封，该是袁文才守灵。山旮旯里的夜，繁星满天。田垄里，传来阵阵青蛙的鼓噪声。袁文才与大哥袁选通静静地坐在棺木前，一盏昏暗的油灯，映照着兄弟俩苦涩的脸庞。

俩人无言以对，该说些什么呢？大哥老实憨厚，不苟言谈，从小随父耕作，养就了忠实厚道的性情。

袁选通没有吭声。他眨了眨眼，干咳两声，说：“你还是去读书，咱再想法子。”

袁文才会意地点了点头。

夜色越发浓了。残月偏西，远近的一切都在朦胧之中。袁文才禁不住沁人心骨的阵阵山风，他起身回房，找了件褂子，披在身上。然后，靠着墙角，打起盹来。

蓦地，门外边传来一阵沙沙的脚步声。袁文才抬眼一望，只见胡亚春领着数人，抬着祭品，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选三兄弟，咱来迟了！”灵堂里传来胡亚春公鸭般的噪音。

袁文才连忙跪下作揖，胡亚春慌忙扶起。然后，朝棺木连拜四拜，磕了几个响头，放声大哭。

胡亚春这一哭，似晴天霹雳，震得屋梁扎扎作响，屋里人全给惊醒了。

“娘卖屁的，要是咱早知道，也不会深更半夜来。”胡亚春哭毕，起身大声嚷嚷。